



吏部侍郎陶文僖公大臨傳

王世貞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
綬同里相善而其射策時上以文僖公爲第一
人諸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
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闡與鑾坡鶴禁之長佐
對秉更蒞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
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繇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
館文僖公卽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
闡也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爲且大
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痊否賜羊豕酒粢瓜蔬等

物歿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寶鈔香燭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至葬贈大宗伯大略同諸公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俛及而失之以爲恨而於文僖公尤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爲彭澤人徙於台已復徙會稽遂爲會稽甲族曾祖曰慥舉四丈夫子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諧選入翰林遷給事中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爲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師賢以公貴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舉丈夫

子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爲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端嶷不安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卽成誦已就外傳而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灑掃拂几展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之公嘗間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爲哀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工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廩學官又明年應省試夜有鄰女奔公者却之三已遂徙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爲學每謂聖狂自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

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第蓋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挖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值伺耗息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旣服除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乃 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璫書公每爲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貪暴負國叅夷五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璫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 國事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 世廟實錄俄校應

天試務細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留
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
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官尋進詹事仍兼學
士如故 上踐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
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爲
日講脩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沖幼聖質
不世出公思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
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汙止至善如赴家不
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

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
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
相指而上亦自重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
他精鏤寶楮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
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
二留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
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而
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旣與伯氏相師
友伯氏數奇婁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敢以鴈行進叔
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寢外而俾婦章夫

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籟之神願減算以代撫卹寡
妹尤至伯氏之子尚寶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
公教也公爲人寬然長者然闕默不洩尤春取舍絕
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
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
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
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誤矣我何
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奈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
饑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
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
都督死矣公設薄酌酌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
欺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權公捐數百
金爲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
坊爲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
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
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費謝俱絕門故計亡之則
購名書畫犀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唯無好耳好則
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二千石產可中
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算器衣無量綵門不納
優人跡顧其好施子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

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公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
又爲之上狀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
若干畝有錢生者挾舊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
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爲徙置精舍躬粥藥死則周
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
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公恒
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斲又曰爲善罔極惡亦
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
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
每讀孟子云三夜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

厲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強
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
養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公疾得之晨趨
講而更衣風人之遂劇 上所遣慰使猶強自力拜
乃顧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
宦近列如 國恩何唯生者勉之遂瞑允宜之舉鄉
會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爲古文辭
贊曰吾聞之吳君時來允相江陵公之上 帝鑑圖
說也寔公發之乃 世廟馮几之詔公所進於華亭
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萃渙大幾也其二端皆自公

公用矣人乃以不竟用爲公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諱居功不自名公所以稱大人長者哉陶氏之聲實衣被天下未央者有以也

陶公大臨

維風編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

出京由京泝越已自越還

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

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氓鶉衣裹體之黎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跣跋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爲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定宇趙公用賢行狀

瞿汝稷

公諱用賢字汝師別號定宇其先世爲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談簡國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十傳諱實者贅於常熟錢氏遂家常熟實生玘玘生某舉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廣東布政司叅議娶蕭恭人無出公乃張恭人出也公生而魁岸超朗甫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穎叅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從叅議公入粵署署多崇公所止崇絕跡於是始奇之嘉靖庚戌補博

士弟子年十六而侃侃若老成覃精六秬漁獵百氏
凡今古名賢康濟之蹟悉湛涵於胸臆矣戊午先文
懿典應天試寔舉公參議公素抗直里人有怨之者
比沒乘公侍婢暴疾亡遂巧設繒繳欲中公危法直
指使及臬司頗爲眩逮甚急會郡侯縉雲李公力爲
白事遂解辛未舉進士應館試居首授翰林院檢討
丙子纂修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
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公太息曰子我欲短喪仲
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爲斯世綱常惜亦當爲
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公遂上疏
論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
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其
機幽渺而寔捷於桴鼓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
異彗出山南 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
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
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爲未覩其大也頃者輔臣張居
正以父憂請歸而 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
誠寫哀情淚竭盡而猶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周以輔臣受 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
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

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法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必有抱恨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効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奪情固未有不

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陛下若垂愍輔臣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

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如是則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旣有成命矣烏用是嘒嘒者哉逐影附聲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辛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以爲此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亦願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識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才有如輔臣者以稱陛下之任使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哉臣愚敢昧死以聞時翰林院編修吳公中行刑部

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
非是初 上在沖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人寔
伎刻以智馭一世席寵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
禎劉公臺嘗窺其微具章糾之悉奉 旨杖戍劉竟
爲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計數 仁聖 慈聖皆
脊倚之保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 朝廷
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攝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迕
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薦紳皆分庭抗
禮奔走爵與七者蹄轂恒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
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
林也四公疏上同日杖於朝公與編修杖六十削籍
兩刑部杖八十戍時進士鄒公元標號哭於旁翼日
卽疏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 旨杖百戍蓋五公
之名一日而燁寰宇雖芻牧笄幃靡不敬慕公歸江
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洵
洵甚公聞曰吾得從萇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冥搜
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旣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
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
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是年臘以言官
累薦起官癸未夏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時凡江陵

所排阨諸君子皆被徵列交戟銳意反江陵故政期
一旦而湔滌之爲快乃異議者明以朋黨攻公於是
上疏乞歸且極言朋黨之禍乃漢宋之季小人借以
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引去甚決不允
頃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 冊封鄭府繁昌王
事竣至儀真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之擢
引疾乞假部寢其奏促行乙酉春赴 闕丙戌再分
典會試旋纂修 玉牒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
自削藉時日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稽於父老稍稍知
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胥伏蠹有不可勝
言者至是聞樵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
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日議田賦之數二日議混
派之弊三日議征税之則四日議蠲減之條五日議
偏重之派六日議派剩之目七日議白糧之運八日
議兵餉之實九日議折銀之例十日議存積之重十
一日議荒田之核十二日議征斂之期十三日議徑
役之累十四日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格
於衆咻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秋主武試
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大典成
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旣蒞南靡倦倦以四維勵諸生

曰士不敦彝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無
濟於實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
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第有寸長靡不採擢規
繩一以身先士子黠鷲者范于嚴而不敢肆進修者
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
之當新者畢爲營修蓋煥乎其易觀聽矣諸史籍之
剝蝕湮晦者務求善刻詳爲更正故南少宗伯黃公
觀死靖難其廟圯公爲修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戊
子巳丑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
忘忠益乞早定 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母令

窺覷

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草疏同宗伯王

公弘誨請早教元子不報辛卯移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 不允壬辰蒞任教習庶吉

士聞有並封

皇長子

皇次子議卽上書極陳其

不可疏寢不報癸巳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甫履
任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而戶部鄭某楊某御
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當江陵
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
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
婭而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數言之所

親凡事數避遠公公嘗過吳吳坐鎮於其第下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祖於道旣示期公操舟候之吳佯託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信乃返而求允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年矣人言鎮不爭於未嫁之先突爭於抱子之後寔乘公之間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公自壬午起官至是乞休之疏凡十二上歸橐中第餘白金聞島夷內訌公倡議修城卽捐以助役杜關謝將迎日事披閱乙未春某將赴黃過公公語某欲撰次三吳文獻

志 國朝典章因革錄畢此而後謝筆硯然公已病衰甚丙申三月適奴輩有悖叛者病遽作遂不起傷哉公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 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頰頰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壬辰之春余迂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願少遜以避機辟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訾公者亦以此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尚書盛公訥神道碑

王家屏

少宰潼關盛公以翰學侍 上講幄兼副正史總裁

值母喪解官歸踰年感積哀而病以萬曆乙未卒於

里第訥聞 上悼念講讀之勞詔所司加祭一壇給

水衡錢營葬贈官禮部尚書廕一子國子生並異數

也公諱訥字敏叔號鳳岡其先鳳陽定遠人六世祖

聚杖策從 高皇帝行軍有功領元帥事屢戰戰歿

於陣子瑄補燕山護衛旗校從 文皇帝討乃卜花

尋以靖難功陞府軍衛指揮同知永樂二年徙潼關

衛家焉瑄生斌斌生珍以功陞世指揮使珍生燾功
陞都指揮僉事燾生德是爲公父以公貴累進昭武
上輕車都尉初配彭贈淑人生子愈謙南京前府署
都督僉事愈讓武舉官繼配劉氏封太淑人寔生公
公方姪有異兆都尉公喜曰天其有意振吾宗俾以
儒顯乎已而公生娟秀聰穎八歲卽能屬文年十四
補衛學弟子員聞鄉先生馬文莊公講業華山之青
柯坪負笈往從之遊文莊公見而器之教使學先秦
兩漢之文遂以弱冠舉壬子省試聲譽籍甚顧屢上
春官不第仍卽青柯坪下帷發憤前後幾二十年以

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人謂不愧文莊公弟子焉癸
酉授翰林編修值大慶覃恩都尉公得進階昭毅乞
歸省墓武弁以爲榮乙亥還京教中貴人書明年充
會典纂修官丁丑 世廟實錄成以叅對勞賜白金
文綺戊寅奉命冊封蜀藩庚辰分校禮闈士辛巳充
起居館編纂官管理文官誥勅癸未陞侍讀請假奉
母還里踰年復職丙戌春再分校禮闈其秋充武舉
會試主考當遷官諭以避父諱就司經局洗馬管國
子監司業事校刊十三經註疏是年復迎母如京丁
亥補經筵講官會典成陞俸一級己陞右春坊右庶

子兼侍讀充纂修玉牒官戊子主順天鄉試尋轉左
署翰林院篆以滿績授奉議大夫而都尉公得進階
昭武兩母贈封皆淑人庚寅冬陞國子監祭酒尋轉
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補日講官辛卯陞詹事
署翰篆壬辰春副大學士陳公爲會試主考秋陞禮
部右侍郎兼攝詹翰事癸巳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
故甲午充正史副總裁無何丁母艱 上賜之祭葬
如例將行復賚以道里費命乘傳去行未數舍配楊
宜人又卒歸竟以哀殞傷哉公天性仁孝自爲童子
時一草木萌蘖不忍殘年十七洛南盜起都尉公奉

檄剿捕力戰遇害公誓不與賊俱生叩請當道發兵
殲賊號泣累日勺水不入口當道憐之爲發卒捕賊
賊衆就擒乃已劉太淑人嚴稍不色喜輒率婦子伏
地叩請過所以婉解之百端病則籲天斬以身代歿
而匍匐苦由間卽病不更其處也都尉公所遺產僅
取饘粥之田若干畝餘悉推以讓二兄與人處色溫
氣和曾無崖岸而中確然有執恥隨俗俯仰其取予
致嚴一介而睦族敦舊惟恐不周若撫舅氏遺孤全
闕尸侯世爵施恩不報並人所難在翰林湛靜寡交
特究心當用之務自國家典章以及星曆堪輿諸書

靡不綜覽有得輒錄以成帙所輯有玉堂日記聞見
漫錄經書發紀各若干卷歷任詹翰有考應制代言
有編著作爛焉甚富其在講筵務積誠儲悃感悟聖
聰而進止有儀不失尺寸 上每改容聽焉造士國
學首教人收攝此心隨處體驗謂方寸一定百事可
爲次教以治事明經歌詩習字因材陶冶人謂有涇
野先生之遺風焉歷典試事矢心公明至窮日夜之
力品題甲乙所收士彬彬稱盛戊子徹棘同事者橫
被誣詆公獨不染於詞 一佐銓曹與太宰餘姚陳公
共圖杜請謁塞邪枉之竇卽公子以達監滿撥歷亦
從衆探筴於堂人以是益服其公封倭之議聚訟盈
庭公抗言倭不退而求款恐非情實宜控守要害調
度兵糧爲自治計虛內事外舍已耘人未見其便衆
以爲石畫嗟乎世特患無深識遠慮之臣爲國家決
疑定難銷禍於未形耳以公粹白之衷虛明之識使
得謨謀密勿大猷可計日而升而不及相以歿人之
云亡此君子所以痛心於殄瘁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貞
復楊公起元傳

鄒元標

公名起元字貞復學者尊爲復所先生廣東歸善人
也曾祖天禛號木齋父傳芬號肖齋皆以一經爲名
諸生而肖齋公又從湛宗伯遊公自幼聞正學言動
舉止咸莊重不苟十五補諸生二十一而魁于鄉三
十一而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當公中省試之年會有
詔釐正文體獨公文勃萃理窟海宇旣爭傳頌之而
計偕不偶讀書白門者若而年然於諸儒學旨枘鑿
不相入忽市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胷中豁然詰曰

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公遂與黎聯榻者半
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偶羅先生以齋捧至遂稟學
焉時江陵禁嚴凡譚名理士一槩擯斥有欲中人者
曰此道學先生公不難北面先生其勇可知言官旋
擊羅先生歸而公踰年拜編修久而思曰吾師且老
不親承警效將身謗我師乎因奉 冊封迂道訪羅
先生從姑山房公嘗語予曰吾坐師春風師未語予
未嘗問惟覩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卽唐虞
太和景象予終身不能忘會有善肖像者肖先生像
于室出入必奉以偕晨夕有事必稟命而行以此學
化于鄉鄉從遊者衆具載黎子來粵記已之南都之
鳳陽鳳陽諸人士請公登壇公語曰窮而道明惟我
孔子達而道行惟我 高祖 高祖以斯道重造乾
坤而乾坤沐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
高祖所以爲大也取祖訓重譯其旨舊都人不忍別
公南中躬近溪先生祠諸稟學者衆獨新安爲盛公
沒後予以公影響寥寥近秣陵紀聞出而知公火傳
無盡矣時倡道南中有浙中敬菴許公許昔守盱江
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於公衆以兩先生議
矛盾從中掎擊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公蓋數典

試典成均爲少宗伯爲少宰皆所至以學與人薰陶
少宗伯時觀時政日非疏以學進 上曰臣得之父
師者如此具全集中蓋公學直窺性宗一切支離影
響之弊剝削無餘知道者望公而意也消不知道者
以公無岸岸亦終不能窺公之淺深也至于疑公者
謂其徒廣而不精日用與庸衆同情不知與衆同情
此公之大處世儒安自藩籬與衆隔閡正公閔而欲
拯援者豈足知公哉公所著有孝經識仁編證學編
存笥稿皆一稟盱江宗傳居家立朝孝友誠敬溫溫
恭人惟德之隅公有焉而惜乎天不憖遺使海內觀
真儒之效則信乎斯道益孤矣元標雖與公同年然
同朝兩不相值惟庚寅與公聯榻數宵公兩過文江
聚講龍華者亦不數日然兩人脉脉心期亦如先生
之與盱江期在無言之表者故時思公恐千載後無
能貌公萬一敬爲之傳 論曰五嶺自新會開斯道
之傳增城繼之及公起而不永年然由盱江而直接
新會以近邇孔孟嫡傳者舍公誰屬昔人云南海有
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信哉或者以公尊師竊議其
跡不知公之尊師非當仁不讓不能如是之勇然公
非尊師也尊道也嗚呼非身有諸已誰復知在三之

諛此難與庸衆入道也

吏部郎中趙公敏傳

公諱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嘗召與四輔官內黃何顯周等內殿坐論治道 上悅命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誥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初以薦授工科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奉使交趾卒於途敏少英毅善屬文復工書翰同儕皆以爲弗及年二十餘舉於鄉授兵部主事正統九年夷酋思仁據麓川以叛 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營及四省軍往征敏預參謀事寧轉吏部郎中十四年秋也先入寇中人王

振勸 上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十四日師次宣府虜報踵至兵部尚書鄺埜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土馬皆饑渴埜請戰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虜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及風止不知車駕所在衆欲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邪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而北陷于陣死焉景泰元年贈奉直大夫廕子遵爲國子生 論曰初 睿皇北征子聰以爲不可何其明也及遇土木之難挺身而死又何其勇也旣明且勇假令統六師秉鈞軸其殲醜虜揚國威無難者然名位卑微竟死弗濟悲夫悲夫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西治王公鑿墓志

銘

陳沂

公寢疾時二子皆以應試去側沂往問之公曰死矣
子爲我殮子銘我墓中沂曰噫方公之疏止武皇
南巡也沂嘗言之矣公之父靜省翁年方八十萬一
逢上不測之怒不能不遺翁憂今卒以廷杖死矣
公曰業已爲臣不能兩全頃之疾革沂坐榻右起視
易篋沐浴衾衣具而殮之將以死諫事上聞於朝以
微恤典而入仕始末及疏草倉卒不可得須其二子
至而爲之踰月長子適至哭向余請卜日殯歸卜月

以葬沂曰銘嘗受命矣謹叙公之事公諱鑾字汝和
幼讀書於冶城山因以西冶爲號先世吳江人 國
初以右室實京師隸籍錦衣衛祖諱信號澹菴隱德
不仕父諱潤卽靜翁雖不仕而以厚德兼文史推
重閭里一時縉紳大夫士雅與遊好修偉豁達年七
八十時如強壯人封承德郎文選主事加封奉直大
夫考功員外郎母關贈安人加贈宜人繼母楊贈宜
人吳封安人公未冠充應天弟子員卽以文行稱御
史來試事輒拔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禮部
京兆尹曰連抱之梓不爲托處之廬厚餞之京及介
試天下士千數百人文卷下內閣無與並者大宗伯
速令南國學以就試且曰此行必售毋庸慮也及入
國學試六館諸生亦無與並者祭酒石公曰錐豈囊
所居今且脫而出矣是年庚午果舉應天鄉貢明年
辛未連舉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遂菴楊公急於知人
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
多事公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
上下篇大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
令非人監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覈於實效而恤民
弭盜之方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

化嚴貪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卽補文選主事舊例必他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蓋急於用賢云公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一人言而人亦無所望進稽勲員外尋改考功當天卜百司大計日覈察惴惴自矢日進退淑慝不明惟我罪敢於欺乎進驗封郎中夙夜益虔罔略微細私第日責吏於門以自防鍵鏞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見亦不相答久而絕跡趨朝散衙障面於道有終未之識者歸則閤門課子左右圖書堂空闐寂若未仕者所著甚富有集藏於家公以奉直公高年屢欲請官於南以便養奉直公不可乃今已矣烏乎悲哉公少失母而育於楊楊之贈典限於制公泣請於朝遂得贈烏乎如公者真忠於國孝於家者矣若夫褒忠之命朝廷當重有所勸也公生於成化己丑六月三日卒於嘉靖壬午四月八日

吏部郎中薛西原蕙墓志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
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
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
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
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
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
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白是收斂
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
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
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
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
者且感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
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
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
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
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
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
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
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
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
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

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
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
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
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
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
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
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
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
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戊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
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
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

侯郎中一元墓誌

霍韜

吏部驗封郎中侯一元卒其友詹事霍韜爲之泫然
曰嗚呼天不佑善人早奪侯子是故爲之誌其墓誌
曰予於元年壬午守職方君補武庫予咨材或曰巡
撫之材得如侯君者可也是時也君位未顯然而已
負天下之望矣予咨材於君君曰今之材如何粹夫
不可投之閒也時粹夫瑯以郡佐家居故云又曰關
中之材如康子德涵如王子敬甫不可投之閒也予
由是知關中諸君子君爲工部出理濟寧先是部官
有事濟寧率權役錢取貨舶苛點查濫科罰通饋送

種灘田征市宅專園囿較湖池以攫利於民君一切
罷之濟寧人由是至於今思君之德君爲生員從先
公就貢京師人日子肄於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
遠離吾可以勿從也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
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西步至於良鄉足盡腫人曰
母良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也乎至於慶都邑
令高勸之力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爲兵部郤直
廳隸之利先是守武庫者多取隸而利之金入君所
司多五隸歲入五十金君曰利隸金則吾不能暴僚
之失以徼名吾不忍歸其隸于公曰以藝圃云君子

由是稱君之廉爲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聞軍功侯
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
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君子由是稱君之公而斷
是皆知君之略也君瞻視不回言不疾行步安安不
遽以翔未嘗暴怒失色於人氣肅而溫辭寡而直近
之可親望之可敬蓋其養之於獨者醇深矣充其志
直欲與天下賢傑共贊 明主致隆平君子之期之
也亦曰侯君尚大用尚大有爲云惜也其止於斯也
君始祖曰文昌家泰安文昌生義義生長長生器器
生憲君之先公也奕世隱德始發於君惜也其止於

斯也

吏部郎中林東城春墓志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
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
鈎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
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
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
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
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
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

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

貰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囚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

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羗相猜抵君色
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
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
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
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
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
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
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
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
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

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
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
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幅實則多推君與吉
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
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
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
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
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
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
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

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趨起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
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勲
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
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
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旣長選事益思薦進賢
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
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
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
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豕宰之心選曹居其閒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
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
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點
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旣任事又曳
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
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
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
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
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

吏部文選司郎中受甫王君與齡行狀

趙時春

王君諱與齡字曰受甫余故呼壽夫世爲平陽府鄉
寧縣人父爵自彰德府通判擢知薊州其大父文以
處士封贈如子秩通判君之母李氏封安人正德戊
辰孟秋李夢有蛟龍蟠巨樹是月之五日生君幼凝
重不狎羣童九歲與兄培齡從安陽崔後渠先生學
咸見器重嘉靖乙酉延夫領鄉薦與余邂逅澶淵始
聞君學行戊子君亦薦於山西己丑昆弟咸登進士
延夫尋卒余方爲刑部郎得交君及羅達夫唐應德

推爲天下士悅其必不與衆俯仰辛卯授蘇州府推官以少年佐劇郡獄訟咸平無滯官有憤人盜鏡者嚴掠之君謂盜甚微不足治且近誣姑俟之竟獲真盜生前寃者海寇董氏聚衆攻殺大姓顏氏之族或支解之君竟捕伏法而散其衆蘇之善者愛君而不善者畏之甲午擢戶部湖廣司主事以廉能不擾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更考功文選丙申遷稽勲員外郎郊祀推恩爵封如君官李封太宜人丁酉歸省喪君乃卒君得奉終執喪庚子終喪復官與羅子唐子洎余會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論學禁闐衆論歸之壬寅晉文選郎中以用天下人才爲已任上疏條故事請抑奔競清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請謁常州訓導諸富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貧子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上更代君延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顯於員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榆次周君鈇廣人李君義壯子過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子已漸盜大柄卑侮省郎公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君峻拒之其來益瀆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

縣同報罷鄭周李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冒日甚計貲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君歸平陽角巾躬稼圃怡然自得仇者媒孽萬端竟無可乘二十餘年壯顏俱衰甲子復周幸際聖明除誅民蠹而八月達夫告終冬至二九之七日君自顧泥丸上神出乃筆之備云遂卒嗚呼姦逆伏辜衆方屬望壽天達夫乃皆先余而逝余之悲嘆豈獨傷交親也哉

吏部稽勲郎中卜君大順墓志銘

鄭曉

嘉靖辛酉正月庚辰簠泉卜君卒於京邸又明年癸亥十一月乙酉葬思賢鄉良字圩新阡乃兄益泉太守持錢秋官狀問銘於余余與君同朝五年每過余必質經誼咨政典言不及私曾謂君遽至此哉按狀君諱大順字信夫簠泉其別號也上世居嘉興宣德中析秀水高祖璿曾祖顒祖周皆力田種德考國子生宗洛樸厚善教子三子相繼登進士一授王官以長子宮加贈刑部員外郎母賀氏進封太宜人君初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卽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讀

經史爲文典麗有思致質素清癯骨相顧堅聳志能
帥氣丰儀秀朗服父喪如禮事母孝愛懇至宗族鄉
黨曲爲周卹訓誡子姪必曰詩書耕織吾家世業也
姊氏早寡尤矜念之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
初令當塗當塗南畿壯邑去都近富賈羣集善附麗
徭賦病細民又巡按御史所駐節江南北水陸孔道
館候無虛日勞費百倍旁邑民大困君潔廉尚簡約
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濶狹均其勞逸而
日省閱之賓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
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御史大

夫御史交薦三歲二十餘章故事吏部之屬十有四
人省必一人丙辰正月兩浙擬用君實家宰甌寧古
冲李公定議余時爲吏侍與聞之俄李公去位余出
理戎政君自刑部主事改稽勲歷四司主事員外郎
稽勲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
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搖奪尤留意人材詢訊周
密揚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
樹立不屑逐時下上考功員外郎報政制詞有克
承家學競爽聯芳秉公持慎甄量精明之褒比抱貞
疾數請告母聞之不喜君冀得其歡心以故竟不可

起長歎曰傷哉吾母兒不孝矣善類聞之咸悼惜焉
君生正德庚辰十二月辛卯年僅四十有二元配楊
氏贈安人繼室顧氏封安人子男二長自鄣聘余長
子之女次自邦未聘女三俱顧出長字陸職方子基
誠次項主客子時亨次未字銘曰皦皦君子志在修
名文以行著才以學成孝友端潔洵敏粹貞豈惟鄉
雋蔚爲國楨百里可寄三銓是平愛留棠芾譽猶水
清陳書展圖左規右繩圭稜外霽淵回內凝彌留不
亂臨深履水謂天蓋高穢我良朋勒此銘辭奠爾玄
塋仁必有後繼序其承之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王君穀祥墓表

皇甫汈

君諱穀祥字祿之系出大原晉末徙閩之福清至八
世祖仲舉贈奉議郎始遷吳之常州生蘋仕宋爲著
作郎終中大夫生敏精於醫生觀能世其業卽君之
父也子孫守其方書往往全活人吳中稱醫家者流
必首王氏云君生而器雅童烏之齡卽能屬文選充
縣學弟子員文恪王公一見奇之曰吾宗千里駒殆
此子矣時文待詔蔡孔目尚在諸生中引爲忘年交
旣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帝疑政府私樹桃

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少宰徐文敏公
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期
月不拜謂君明慎銓藻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太宰
爲婺源汪公鉉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
壞君每與忤將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
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輒引是例 命下予告
仍勅按院覈之遂出貶真定尉棄不拜時鄺子汴王
子慎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爲伍
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鄒陽入朝見嫉之言固不
驗耶後周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 召入京謂汪

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汪曰本部左遷非上一人彼
獨薄尉者非矯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
於北土真定去京師纔數百里獨能安耶旣以母老
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散郡可
迎養者乎公頷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
亡何太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門却掃委懷圖史絕
戀紛華旣無塵網之嬰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
外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爲吏部郎
也胡安人亦時往饋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龐公
將婦以遊向恨失之綿上今幸得之鹿門矣撫按諸

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爲歐寧李公默
已丑房考也素重君諷御史特疏舉君又移書所司
爲趣駕終不赴君旣不出而李公竟坐讒死世益賢
智君矣 今上嗣位簡用 先帝舊臣君業已補尉
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卽僉謂由
此可立致崇顯君稱疾堅不就衆爲惜之而陸君由
南儀曹起僅遷尚寶君殆有見也郡守永年蔡公甫
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坐床第間相勞
苦君口不能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
賢哉蔡侯也越明年戊辰九月九日卒君爲詩冲澹
而不尚綺靡文亦典雅有則書做晉人不墜右軍大
令之風寄興丹青追 工摩詰之技篆籀八體並臻妙
品晚抱書癖手自抄錄無間寒暑讎校魯豕畧無脫
誤雖大亮之百卷繕寫子孺之三篋刊亡曷過焉今
張燕公陸放翁曾南豐三集南唐書野客叢書手澤
猶存所纂郡學志并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君性整
潔不爲苟簡室中器物置必有恒所衣服巾履雖敝
無點膩可澣足跡未嘗入公府有以事干請者挹其
風槩不復敢言客有詆人短者以他語亂之慙色而
去

可勲氏曰若王員外者表署於鄭鄉稽評於月旦勒
有道之碑展季子之墓易名斷諡其在陶趙間乎夫
嗇君者年完君者天夷清而聖臧節而賢嗚呼先生
之清節足以起懦激廉矣靈巖之境橫山之巔白楊
蕭蕭爰起新阡灼灼桃鵑夫人從焉奮猷樹烈後其
考旃

吏部員外郎左君思忠墓誌銘

吾友左長臣名思忠別號石臯先生長安人也先祖
名繼先始遷耀州曾祖春生祖進號松軒進生父經
號漆涯登某年進士官至湖廣僉事配宋氏封安人
生長臣長臣生而神來秀異爛日豐頤色如紫電形
如野鶴天性孝友有覽輒記二歲時宋安人偶思非
石臯卽匍匐園中手持韭向安人與之安人甚驚異
因知其將來能孝云一日松軒公攜石臯向市城遊
見有貨鞞鼓者松軒公欲爲易之而石臯曰祖嘗教
我勿戲柰何復鬻此乎松軒公大奇之乃知其爲非

常兒也以此稍訓以義理卽能解義理訓以書傳卽能解書傳及長訓以爲文其爲文果異於他爲文正德壬申維揚朱凌溪先生督學關中選拔才俊讀書院書而石臯首與選與余同遊書院余見其才行邁他才俊遂與之遊而石臯子遂與余友也勉德勗業勵行規過未始一日離癸酉同舉於鄉方鄉試時余與石臯同宿於場屋僦舍中比入二場余約就僦舍石臯堅不肯就曰我初場文字失實不修知不中余令讀其文甚佳且修遂拉之就比三場罷凌溪先生問余曰詩經知誰中余以石臯子對凌溪卽喚石臯寫其文見之驚嘆曰左子必高第旣而果第是時石臯聲名已勃勃然著矣比同會試都下余以連中就選而石臯以父漆涯公官大理遂入監以詩文謁信陽柯大復先生何大奇之遂納爲詩友而所交又皆一時文八才士丁丑又不第歸關中已卯余以比部亦謝病歸是時石臯讀書鑑山壬午冬余訪石臯於鑑山與之登五臺入孫思邈洞出而坐盤石持古松枝扣怪巨石而歌歌旣贈荅各有詩明日余歸省石臯亦北上次年癸未石臯登進士第拜萊陽知縣萊陽僻處海濱民素悍難治里胥多爲奸差賦任意低

昂石臯先剗其奸僞平其低昂民甚悅旣而招其流
亡撫其困窮民有田弗能種者給其牛種是以田畝
多所開闢沿海婦女不着中衣久弗能變石臯力爲
禁諭以變其俗且大闡中國之化俾之讀書明禮一
切背義傷道者悉剪革弗存海人自是知回俗向道
矣又雅好文學樂於訓迪生員趙文耀登進士第實
石臯子教諭之力以至他多成就者罔不念石臯子
焉嘗委修海城辭賞推勞三年賢能獨超聲譽遠播
撫按交章掄薦陞南京戶部主事便道之家省漆涯
公是時漆涯公疾作矣石臯子心欲事漆涯公不之
任而漆涯公強逼之行石臯子不得已行暨抵任以
憂漆涯公成疾乃具疏乞養 上允束裝且行而漆
涯公訃音至石臯子悲涕哀毀幾弗能生遂徒步歸
關中守制三載行不踰禮服闋除北戶部在部能祛
弊振規遏阻權勢請託不行門無私謁案無滯牘督
餉榆林不侵羨餘無何調吏部考功主事無何陞稽
勲員外郎無何轉驗封能甄拔才能別白淑慝其所
掄薦皆文法知名之士無何承祖妣馬太夫人重歸
某年風疾作遂卒得年纔四十五耳嗚呼惜哉其爲
詩爲文皆典實古雅可誦可傳有數十卷藏於家

稽勲司署員外郎萬君士亨狀

弟士和

君姓萬氏諱士亨字思通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爲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君自少悃悞無華貌若魯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時有一二處見奇故人無知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子有質地不發露後必昌吾家比長益自韜晦隨侍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賢郎乃能至是遂稍稍見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之奇也君於聲聞毀譽一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究心積學如是者數年二

十二歲爲邑庠生明歲餽廩皆首諸士時同儕數輩眾所指爲聰明才辯名聲籍甚會聚間每以談鋒相壓而君簡默如故謙下逾甚已有十能其自視之如一無所能人有一能其推讓之若瞠乎其不可及聞人有譽言則曰我何所能其許我過當聞人有毀言則曰我實不能其名我固當蓋其歎諸已而讓諸人也非徒外取謙遜之名其中心以爲實然凡所交游未嘗一尖口於人及與人較量淺深人或加以橫逆則笑而受之意無少忤其爲人謀竭盡底蘊有甚於其爲已者其對人言不設城府必如其所自言者以

故鄉曲翕然稱之邑弟子員同志者悅之雖非同志罔不得其懽心自是府縣校士必以君爲首朋輩私擬甲子亦始推君而君謙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署稽勲員外郎事君自進十歷兩部僚處同寅恭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大邊金後領勅監浙江允崇文爲京師要門四方商

賈輻輳其豪猾倚托權勢欺隱稅課蟠據爲姦有宋
千戶者居市東藏匿商貨君詢得之一日晨起策馬
之東市中盤詰之呈部眞諸法豪猾帖帖人以爲均
太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
在西偏往返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
君漏下未曙卽衣冠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
倦怠其祗役大同值達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
少須君曰軍興正乏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
難今 朝廷命我以軍國事卽行矣先是軍甲有兌
蘇松粟易他方價省者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

是監兌嘉湖始欲治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
讒謗誼譁略不爲動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史舒公密
跡其所爲無絲毫漸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法心跡
昭然尚書王公以爲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
改吏部主事君以吏部職當清要點檢益謹君雅志
薄於聲利恬於進取其改吏部特爲衆與非其望也
平生自在邑庠至爲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
之思在邑庠十三年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色鄉舉
初以考官策試犯 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
衆咸爲君太息君曰吾菲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明

虞後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四
時非不幸也分也及舉進士第選戶部輒曰吾菲才
過分卽此終身所甘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衆
視君才當其位常有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
與爲庠生時無少奢放丙午丁父古齋翁艱歸病卒

前吏部主事廣東行省員外郎楊公卓傳

楊士奇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
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旣傳其家
學聞永豐劉于先生邃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
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
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通
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
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爲禮部主事數月

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人望而敬之家貧清修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爲政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卽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艷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誅殺
天獄

兄弟
爭田

汝也卽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卽不能亂況殺之乎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所歷官皆繁劇躬勤蒞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輒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室

長山館

曰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覃自娛足跡動旬浹不出戶限嚴交處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數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世稱揚羅鄧初借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爲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冰蘖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府君有冰清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吏部驗封司主事鄧林傳

黃佐

鄧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爲古文章洪武丙子以明經中鄉選歷貫縣南昌教諭遷吏部驗封稽勲二司主事晚坐事謫居杭州學士大夫多從之遊林嘗自謂其學詩于陶韋李杜學文于史漢韓柳學書于晉唐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獻歎思抑鬱其若緘兮言可結而詒詒闕深閨而惜嘿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嫵婉于良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予德之有虧以保傳之愛助

兮幸無非而無儀辨貞慎以爲鞏兮節禮義以爲綦
陳女圖以爲鏡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姣服兮
矧自揚其娥眉吾有此姱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予
好以玄纁兮亦旣差穀而語縞指初昏以爲期兮胡
申旦而改違德無虧而見擇兮俛顧懷而靜思豈導
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繡兮非蹇
修所能媒感標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
之匪斧兮思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
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昧昧
而莫喻兮假筵篳以夬疑靈以告予以吉兮曰貞固

之可持雖佳期之非真兮孰求美而釋茲節余情而
不傷兮聊撫景而娛娛步逍遙而容與兮玩衆芳于
畹畦崇蘭汎乎光風兮竟芳菲而襲衣顧申椒與若
惠兮謂結車與江籬筌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充夫佩
幃曼余目于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異芳菲之未歇
兮及公子以同歸亂曰有美一人清揚姱兮綵綵嬋
娟惟靈脩之故兮芳春永懷無使嘆夫遲暮兮後官
于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曰嶺南
一代文人也自號退庵所著有退庵集

李主事厚傳

楊刑書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
祁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蕃遂姓其地
君自幼性孝美姿容脩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員
永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
籍籍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
獄者君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
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筯面試其童曰能識
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
附死獄以媚 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咏不悔安

南人相謂曰金鍾大鏞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不同也三年 上感悟其言復召爲吏部主事人又相語曰金鍾大鏞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讚曰犯顏諫諍而不避難忠也不可則止而無怙祿之心義也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爲世勸宜哉

吏部主事羅虞臣

順德縣志

羅虞臣者大良人也字熙載穎悟絕人觀書日數行下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劇難治虞臣至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史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有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刑部主事改吏部與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高而虞臣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開先曰熙載且見中於法矣會宛平人劉東山僞上變

告張延齡姦連虞臣於是逮詣詔獄治虞臣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主事提牢囚劉東山私脫桎
梏越監戲賭笞之所以示戒懲也後調吏部主事幾
一年東山近挾奏延齡誣臣聽屬笞彼臣常責治各
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非大故止
爲嗔其坐而不起獄囚摧折延齡尚衆豈止坐而不
起者卽人人嗔之將不勝其屬矣 陛下不肯翫天
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
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註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
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 先

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
惟 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僇臣以延
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楬
言不苦者特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
以章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
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 陛
下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將必爲臣等
首咎臣等之罪又安逃乎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
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
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憲去

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賤名器辱清議甚矣臣與邦憲雖同郡平居未識因其病瘡白尚書聶賢免桺數日耳小人造飾欺謾激怒 聖朝加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圜笞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蠲除臣恐薄惡相煽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縲紲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爲小人所誣尚復

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真淆皆往昔之殷鑒非清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御史府大夫王廷相當虞臣故縱重囚黨結兀惡杖五十褫職爲民虞臣旣歸就中山結草堂墻索置前圖牒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猶自謂過之也嘗言虛生不如營名羨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于朝未用卒年三十五所著有原子集 國朝自孫賈以詩

起南海學士多宗之其文未嫻虞臣所爲文上追兩漢下揖六朝環觀天下方駕作者且近淺學不務綜覽剽竊聲律遽以詩鳴虞臣經史傳記靡不淹貫其於禮學援據今古擬議尤確惜乎蚤卒所謂未見其止也 論曰龐中丞尚鵬讀虞臣上霍相公書未嘗不掩卷嘆息也蓋重傷其志云王漸逵言虞臣豪宕使氣不可近晚有養性求仁之意終日仡仡絕筋喘汗於道路之間高堂邃宇固所願托足而地乎柰何望崦嵫而太迫老子所以貴早服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終

